



梅開二度

孟小冬自五月中旬離錫後，一班戲迷責怪新世界戲院未經挽留，深為惋惜。由於觀眾要求和輿論影響，院方再次派人重金禮聘孟小冬二次蒞錫獻藝。

時隔整整兩個月，孟小冬二度蒞錫，仍演於新世界屋頂花園。前三天打炮戲分別為「大軸」全本《探母回令》、《桑園寄子》、《大翠屏山》，和上次在錫所演劇目完全不同。從這三齣打炮戲可以看出，孟小冬戲路已逐漸由孫、劉轉向了譚。無錫觀眾還驚奇地發現，相隔僅僅兩月，孟小冬竟比上次增加了十四齣新戲，進步之速，如得神助。而這些戲又均以譚劇為多，說明不但「量」變，而且「質」也變了。錫地戲迷無不拍手叫好，欣喜若狂！

江南七八月，炎陽如火，暑氣逼人。據當時《錫報》載：

屋頂花園自孟小冬捲土重來，遊客陡增，晚間人眾擁擠，臭汗直流，一般戲迷家有掩鼻而聽者，殊非慎重衛生之道，深望主其事者將劇場設法擴充之。

日來天時酷熱，此間遊人倍增，孟小冬自離錫後，一般戲迷家深為惋惜。今聞孟伶重行來錫，連日排演名劇，以餉邑人，故門票每日可售七百餘張，皆系該伶一人之魔力。

觀眾冒著酷熱，不顧臭汗掩鼻聽戲。如此看來，小冬演藝確有魔力。然而，觀眾流汗，還可以扇驅除暑氣。而童伶小冬為了「以餉邑人，連排名劇」，每晚登台，則需穿蟒扎靠，勒頭戴盔，不難想見，一場戲下來，又何止臭汗直流，恐怕早已是「全身皆濕透，內衣擰出水」矣！

這時，又有件出人意料的事發生了：差不多就在孟小冬二度蒞錫出演的同時，即七月中旬起，「米市」無錫，突然連降暴雨，疫病流行。據《錫報》載：

「連日大雨，河水氾濫，濱河之地舉目儘是澤國。」

「近日陰雨連綿，湖水暴漲，河塘兩岸水已上岸，民居淹沒甚眾，一片汪洋頓成澤國。」

「此次時疫染之者非常危險，往往不救。」

「錫市流行時疫之後，惠山附近亦時有死亡者。」

「天時不正，虎疫流行蔓延之速，令人心悸！」

「匝月以來，疫癘大作，死亡相繼，談者色變。」

「此間自虎疫發生以來，各項生意異常清淡……」

天時酷熱，已讓人難熬，虎疫流行，更令人心悸。如果說三月九日那次登台首演時，忽遇大雨，叫做「天有不測風雲」，而今二度蒞錫，又逢虎疫流行，真可謂「人有旦夕禍福」了。

儘管受天時不正、疫病流行的影響，「各項生意異常清淡」，可孟小冬在「米市」的演出，依然紅火。

這期自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六日始，至同年十一月三日結束，共演一百一十天，其間風雨無阻，無一天中斷，也無一天休息，對一個十一歲小女孩來說，真夠辛苦的了。若用今天的標準來看，不啻是對童工的虐待摧殘！

在一年當中，孟小冬兩次應邀赴無錫演出營業戲，前後竟達半年之久，把師傅仇月祥在三年中所教的約三十齣戲，翻來倒去演了多遍，鞏固所學，舞台實踐得到很好鍛煉，這無疑是為她一生的

京劇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實，十一歲的孟小冬會的戲又何止就這三十齣呢？

孟小冬在無錫演期愈長，她的名聲也愈傳愈大。錫地城中，有一大戶人家，主人姓薛，酷愛皮黃，鑒賞水平極高，一般戲院裡的角兒，他是沒眼看的，常有友人前來向他敘說：「有個小妮子叫孟小冬，在我們無錫演出，唱譚派鬚生，很有味道，不能不聽；您雖然從京城來，見過大角兒，可是您一定得聽聽孟小冬，真非同小可。」主人想，小姑娘唱譚派，那怎麼學得像呢？似信非信。恰巧薛某老母六旬壽誕，於是借祝壽舉辦一次堂會。十一月五日，特邀孟小冬去演了《武家坡》和《捉放曹》雙齣。這是主人親自點的戲。

這天，孟小冬隨師傅和當地的小京班一起來無錫西溪下薛宅，只見壽堂紅燭高燒，中間懸掛一斗大「壽」字，兩旁佈滿皆用錦繡綢緞製成的壽屏壽聯，琳琅滿目。堂內還陳列各種銀具及景泰藍瓷，顯得五彩繽紛，光耀奪目，更表現出堂會主人家的闊綽富有。

等這位主人高興地欣賞完孟小冬的兩齣戲，時已午夜一時，主人興致愈發高漲，一面讓人通知耀明電廠，電燈需延長兩小時，迨戲演畢始息；一面讓小京班王福英墊一齣武戲，接下來竟要孟小冬再加演一齣《黃鶴樓》。加戲，當然也加銀子。孟小冬兩次在無錫演出的劇目中，沒有這齣戲，也就是說不會這齣戲，故面有難色，而師傅卻一口答允，讓孟小冬現「鑽鍋」，立馬登台，飾演劉皇叔。

「小妮子到底不凡！」一齣《黃鶴樓》的劉備，僅一個小時的現「鑽鍋」，居然隨著鑼鼓點上場了。該劇是齣群戲，人物眾多，場子很碎。劉備戲雖說不是很重，但唱、念、做卻也俱全。好在一切

有師傅在後台把場，「現學現賣」，居然順順當當地演下來了，還得到堂會主人的嘉許，並誇她那句「休提起當年赴會在河梁」唱得特好，當場還「彩聲四起」。後來主人晚年對孟小冬一生演劇做了藝術總結，並把這次堂會所唱的《黃鶴樓》，列為她「八次代表作」的首次。



原來這次堂會主人薛觀瀾不是別人，他乃是辛亥革命時竊取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位的袁世凱之乘龍快婿，他和袁世凱的二兒子袁克文（號寒雲，人稱「皇二子」）都是詩詞書畫的高手，對京劇更情有獨鍾，能拉會唱，還時常登台彩演，京崑不擋。並對皮黃（京劇）音韻也有很深的研究。當年余叔岩在袁世凱總統府任侍衛時，和他們均為莫逆之交。因此薛觀瀾晚年對余派藝術寫過許多頗有價值的評論文章。

這袁克文（寒雲），其生母金氏，朝鮮族，早卒。他雖然是袁世凱的兒子，但一生從不過問政治，天性風流，才華卓具，一直過著詩文酒會、品花弄月的名士生活。四十一歲時病逝津沽。後來為余叔岩摯友的張伯駒，與袁克文乃表兄弟，感情最好，當年與袁並列稱為「民國四公子」（另二人為張學良、傅侗，傅即紅豆館主）。聞克文早逝，無限愴然，悲痛地題寫一幅輓聯：「天涯落拓，故國荒涼，有酒且高歌，誰憐舊文王孫，新亭涕淚。芳草淒迷，斜陽黯淡，逢春夏傷逝，忍對無邊風月，如此江山。」

